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書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爲眾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

既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
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
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
醜女更欲扎腰縛腳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
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卻幸母子完全小下
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註爲貺甚
佳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
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
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

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輟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鬪釘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秘書擬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託

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卻望
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凡格亦
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卽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按
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
佳甚思一走門牆解此煩憤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
爲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
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

力所能爲也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
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爲謬當繼此
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
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秘書不以爲異耳一春雨多
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
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
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
揭耙歸之說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
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

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旣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麵飢飢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

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尙未知所倚春來錢
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
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本人計耳殊非婺州
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爲婺之地也
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秘書
必更被殃拷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
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畱使再
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實之不容其不効力
聞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釐務本不相妨令其及

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
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
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
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
畱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
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
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
不患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不雨之理秘書不可不
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腳亂耳六月

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
且求一椀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
長人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
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
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
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
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
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
託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

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
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爲如

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尙須續
具寄千萬爲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
亦架數間潑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
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
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
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
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間每空

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豎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傳諸人況不爲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卽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

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
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
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眞腐儒之談也
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
脉然後與禮相入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
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
固運不轉也此說雖僣其理卻如此震之九四有所
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
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

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旣爲此輩所附託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

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甚。平未知秘書以爲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巖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盛所附託。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託。亮旣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